

1936年隆冬，人民抗日剧社的全体成员正在党中央所在地保安，集中整训，编排节目。当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消息传到陕北后，保安街头响起了喜庆的锣鼓点，那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划破长空，激荡人心，整个保安沸腾起来了。被毛主席赞扬为“文艺先驱”的抗日剧社演员，大都是年仅七、八岁到十一、二岁的红小鬼，他们更是欢腾雀跃，又说又笑。小伙子和大姑娘们兴奋得象是每块肌肉都在跳动，他们把那些小丫头、“小不点”紧紧抱怀中，抛向空中。“处决蒋该死，报仇伸大冤”，成了人们的共同语言。剧社主任危俊之同志不分昼夜地编写活报剧《喜庆捉蒋》，马铁旦、牛毛毛、王狗娃等小家伙也大胆创新，自己编排秧歌剧《蒋贼罪恶说不完》。那些小淘气糊了一顶高帽子，由扮演蒋介石的演员戴在头上，蒋介石被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押解，大有即被处决之势。

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，毛主席来剧社看望大家。那时候，毛主席、周副主席、张闻天、董必武、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剧社指导排练，观看演出，是剧团的常客。

毛主席戴一顶红五星八角帽，穿着褪了色的灰棉军装，刚一走进剧社的排练室窑洞，就被小演员包围了。毛主席站在排练室的马灯下，双手插腰，和颜悦色地开了腔：“红色的文艺战士同志们：蒋介石被扣，你们一定很高兴吧！该杀头，对不对？”“对！就该杀头。”小演员一齐回答。但毛主席却接着说：“我说不对。蒋介石的头杀不得。杀了头，日本鬼子高兴，亲日派高兴。中国就要发生大规模内战，给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以可乘之机。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，就叫做逼蒋抗日嘛！你们见过驴子上山吗？它不上怎么办？不外乎三个办法：一是前面拉，二是后面推；有时还得用第三种办法，那就是用鞭子抽。我们大家团结起来，做赶驴子上山，逼蒋介石抗日的工作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全团演员一齐回答，紧接着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“这就好”，等掌声平息后，毛主席接着说：“你们必须明白：日寇入侵，国难当头，我们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，而不是分裂与内战。现在是民族矛盾大于国内其他各种矛盾，我们极力主张实行国共二次合作，团结起来一致抗战。你们一定要记住，在现阶段，合则有百利而无一害；分则有百害而无一利。因此，你们要编，就编有利国共合作的节目；要演，就演激励人们团结抗战的戏……”毛主席讲完话，热烈的掌声再次经久不息。

1937年元月初，抗战剧社的全体演员铭记毛主席的教导，兵分两路，北上榆林，南下关中，历尽艰难坎坷，深入国民党统治区，将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主张宣传给人民群众，起到了促进团结，共同抗战的作用。

激励团结抗战的演说

张广放

他们是人民抗日剧社，是党领导下的文艺组织，一定要把我们党提倡的‘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’的主张宣传好。”

伤痕累累的勋章

(电影故事)

一声枪响，日本东光开发公司总经理仓田荣作应声倒在开罗“人面狮身像”前方的荒漠中。

第二天，他的私人秘书在日本又遭袭击。

紧接着，仓田的女儿麻里被歹徒绑架，妻子喜枝送赎金险些受歹徒施暴。

副警长大贯和助手都筑明受命侦察此案。仓田的遗嘱是揭开案情的关键。大贯终于找到遗嘱，却被送上门委身于他的喜枝迷住。神使鬼差地烧了这份对喜枝极为不利的遗嘱。都筑决定单独调查案情。

他感觉开罗分公司经理森本并不欢迎他。

东京来电：“大贯副警长在追捕佐野时不幸在八岳山以身殉职。”

都筑发现喜枝和森本亲密异常。

一天，有位阿拉伯人给都筑送来一篮水果，内有一支44口径的手枪。只有大贯知道他的习惯。大贯没有死。

喜枝约都筑见面，每每险遭暗算。

金字塔前，都筑见到了萎靡不振的大贯。案情清楚了：仓田发现妻子与森本的好情，修改遗嘱，财产全部留给女儿。为了侵吞仓田的家产，喜枝、森本谋划了一系列的凶杀和阴谋。

激战中，都筑打死了外号“人面狮身像”



的森本，将那可恶的女人抛在茫茫沙漠，带走了同伴（大贯）的尸体，他不能让好友作异国的鬼魂。

影片让观众在紧张、悬念中迭起，极富娱乐性。片中主角都筑明的扮演者西城秀树是日本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歌星。八六年他首次来华举办了个人演唱会。其代表作《罗拉》、《年轻人》等歌曲至今仍在青年中传唱。强健的体魄、英俊的容貌、潇洒的风度使他在称雄歌坛的同时又成为影坛的宠儿。想见识一下吗？《伤痕累累的勋章》中你会看到他的风采。

(冠英)



燕赵笑星关自仁

许文治

“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呀，向前走莫回头”。解放剧场舞台上正在演出红高粱片断。这粗犷的《妹妹曲》吸引了我。这不是著名相声演员、保定市曲艺团副团长关自仁吗？他怎么也唱起了通俗歌曲？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走访了这位多才多艺的演员。

关自仁出身于曲艺世家，父亲关德骏是30年代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，在天津有很大影响。关自仁六岁开始学艺，先后拜艺术大师马三立、任笑海为师。名师的精心指点加上自己的刻苦钻研，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。他所说的《手的研究》、《外国风度》、《婚俗趣谈》、《苏三起解》等相声曾在72家电台、电视台播放，受到同行们的好评。为了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要求，关自仁同全体演员通力合作，组织了一台新颖别致的歌星、笑星、舞星三星联合演出音乐晚会。他大胆开拓，

独辟新径，创作了化妆相声《计划生育》《沙家浜》等，并把电影《红高粱》最精彩的两片断搬上舞台，还演唱了粗犷奔放的《妹妹曲》、《酒神曲》。

关自仁不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，而且很注重品德。五年来，他严以律己，从不出外搭班演戏捞外快。但为社会福利事业义演，他从不推辞，曾为教师节、残疾人、为部队指战员义演三十余场。这次受保定市委的委托，他又率全团赴革命圣地延安慰问演出，受到热烈欢迎。

今年46岁的关自仁已是功成名就，硕果累累，但他仍不满足，又在向更新的艺术形式探索。

古城的想往

张书良摄



二、火葬场见闻录

八宝山

北京，过去的复兴门没有了，它早已变成了立交桥。过了立交桥往西，就是复兴门外大街，这条路一直通向八宝山火葬场。八宝山不是什么名山峻岭，但它在国内外的知名度颇高，有一位看报纸专看讣告的人说，作为一个地名，“八宝山”这三个字在报纸上出现的次数居首位。1956年以来去世的中央领导人和其他知名人士（毛泽东例外），除了刘少奇是在开封火化的，许世友是入棺土葬之外，几乎都是在八宝山火化的，北京市五分之四的死亡市民的遗体也是在八宝山火化的。另外，每年还有数千具外地的遗体被运送到八宝山火化。

八宝山火葬场有个特别的标志——一柱不时浓烟滚滚的青灰色方形大烟囱。这柱烟囱自从高高耸立在八宝山脚下那天起，已经把60多万个灵魂送上天国。其中有我们敬爱的周总理、朱德委员长、宋庆龄名誉主席、董必武副主席、陈毅元帅、贺龙元帅，还有陈永贵同志。有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，也有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柱烟囱，它总像一个睿智的老人一样不动声色。

从玉泉路口往西走400米，就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，公墓大门口的一块石碑上刻着公墓简介。

从八宝山革命公墓那高高的牌楼进

去，是一条不到一百米的水泥甬道，两排参天古柏掩映，甬道两旁是一排排大理石或水泥垒成的精致的墓。穿过这条甬道，有一个不大的院落，这就是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。这里存放着上万个骨灰盒，其中朱德同志的大理石骨灰盒就存放在后院正中的一号厅里。朱德同志骨灰盒的两旁分别是吴有训、彭德怀、林彪、陈少敏、皮定钧、阎红彦的骨灰盒。后面是陶铸、陈毅、邓子恢的骨灰盒。它们毫无怨言地拥挤在一个个黑暗潮湿的小格子里。

从骨灰堂往右，顺一条小路上山，便是一墓区，任弼时、史沫特莱等人的遗体就葬在这里。从骨灰堂往左，再照直走100米，便能看到一座灰色建筑物——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，数千位地市级以上的去逝者在这里和亲友作最后告别。顺着礼堂往北，是一个不大的广场，这就到了八宝山殡仪馆，火葬场就在这里。

这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广场，这里交织着不绝于耳的凄婉排侧的低哑和歇斯底里的哀鸣。

穿过了广场，就到了火葬场，即火化

车间。如果广场上没有哀乐没有哭声，任

A、从整容室到“临告”室

我们在殡仪馆火化车间戴副主任的带领下到了整容间。

地上躺着一具尸体，浑身上一丝不挂，仰面，几位师傅正用水管冲刷血污。戴副主任把几位师傅一一介绍给我们：“这是刘瑞安，就是小安子；这位是张浩林师傅，是整容组年龄最大的。”很奇怪，当戴副主任一一介绍的时候，师傅们只是点头微笑，并不主动伸出手来，甚至当我们把右手伸向他们时，他们也毫无握手的表示。我们把戴副主任拉到一旁，问了问缘由，原来几位师傅怕我们忌讳——因为他们正在为尸体洗涤整容，满手尸味。

师傅们继续为尸体整容。这时，我们才得以打量起这具尸体来。全裸的尸体颜色如同白纸，长有1.7米左右，体重大约在85公斤上下，男性，营养很好。头已经

没有了，变成一块平面，像一张薄薄的肉饼，显然是汽车轮子轧过。头骨碎成无数块，被一层厚厚的头皮包着，一晃哗哗响。尸体的小肚子也被汽车轮子轧过，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轮胎花纹，小腹裂开了一道一尺多长的大口子，能看到白花花的脂肪，一段灰色的大肠露了出来，地上还有一些断肠子和碎肉。

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特别的腥臭味。一会儿尸体被冲洗干净。刘瑞安开始为尸体缝合肚皮。他先把棉花一团一团地塞进尸体的肚子，让其挺得像样些，然后用一根弯曲的大针，纫上线开始缝合。他动作娴熟态度认真，一针一线穿行自如，一会儿，一尺多长的大补钉赫然在目，而且针脚齐整细密。

张师傅开始做头——只能“做”了。他像一位在创作之前构思作品的大雕塑家，猛抽烟，然后把烟头狠狠一扔，干起来。还是塞棉花，让头慢慢成型，再把头盖骨依次贴上，把开裂的压扁的头皮用针缝合。然后把眼睛填进眼窝，耳朵捏个大概，可是鼻子没法解决，张师傅灵机一动，把尸体口里的舌头扯出来，硬是堆成了一个鼻子，还真像。

临时告别室很忙碌，没有一间是闲着的。八宝山火葬场平均每天焚烧的近80具尸体，几乎都是经过这里送进尸炉的。告别室如同人生终点站的检票口一样，亲属和朋友们只能到此为止，把死者送往另一个世界。

(三)



人生终点

从火葬场开始的采访

刘业勇 李忠效